

悬疑·奇幻

陶子 作品
WANG YANG YI SHI

忘杨探案

毒心计

原名《忘杨探案集》

深宅大院内的杀机，蜀中唐门的机密，
起死回生的神药，骇人听闻的事件……
一同绘就荡气回肠的悬疑篇章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忘 杨 开 事

毒
心
计

陶子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策划编辑：侯 开 古月珊

责任编辑：赵 锋 奚春玲

特约编辑：芯 伊

封面设计：浩子设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忘杨异事 / 陶子著；—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5

ISBN 978-7-5463-2926-0

I. ①忘… II. ①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5593号

书 名：忘杨异事
著 者：陶 子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mm×980mm 1/16
印 张：16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3-2926-0
定 价：2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深宅风云篇 / 1

壹	何府深宅	3
貳	欢宴凶案	16
叁	风花雪月	27
肆	鬼丫头	39
伍	冰龙	50
陆	兄妹分歧	62
柒	食尸草	74
捌	金梳	86
玖	中毒	98
拾	重见天日	110

目 录



毒心计篇 / 127

拾壹	无头僵尸	129
拾貳	夜泊寒山寺	142
拾叁	僵尸新娘	157
拾肆	断指	169
拾伍	夜袭	180
拾陆	叹墙	194
拾柒	浴火凤凰	206
拾捌	破解	218
拾玖	仙子之殇	228
貳拾	死亦为生	241

深宅风云篇





壹 何府深宅

初春，三更天。

洛阳城内的积雪渐化，寒意逼人。

寂静的街道上闪过两个身影，后面那人赶得急了，伸手去拽前面的人，小声道：“若林，你有没有觉得自打我们进城起，就一直被人跟踪？”

惠若林没有回话，只是加快步伐。

奔跑中，他果真感到背后有个物什紧紧跟随。他们快，那东西也快，反之亦然，像一双无形的手潜伏在后，越逼越近。

放眼街道的两边，家家关门闭户，走在大街中央，就如步行于一个没有尽头的巨大墓穴。

被迫的感觉愈发真实，施笙小心翼翼地回头张望，忽然意识到在他转头的同时，有一抹黑影即刻缩入街角，迅速而狡猾。

“你看，雪地上只有我们两个的脚印……”

这话让惠若林不禁头皮发麻。

明明感觉被什么紧跟着，为何地上却只有他二人的脚印？

“再走快些，找到我姐姐家就安全了。”

眼看前方有户人家亮着灯，孤光一束，却给旅人带来无尽的温馨。惠若林强压住心底的不安，快步向前。

“夜这么深了，为何不找家客栈投宿？夜路走多了，总要碰上……”

施笙不敢把那个“鬼”字说出口，慌乱的心情让他有些糊涂，忘了他们早已盘缠用尽。之所以马不停蹄，夜里也赶路，是怕露宿街头，第二天路上又多出两具冻死骨。

前方，那户亮灯的人家越来越近，施笙稍觉心安，不料下一刻就听一声

凄厉的哭喊从屋里传了出来。

地滑加上受惊使得施笙失足跌倒，想要撑地站起来，又受眼前一幕惊吓，他大喊道：“鬼！”

被他一喊，若林忙向房下看去，只见那户人家的窗外靠了一个肥硕的人影，佝偻站着，活像泥塑。

听见有人声称撞鬼，靠窗的胖子很是气愤，侧目骂道：“乡巴佬，人鬼都不分！大吼大叫的，要是把周先生给吼走了，看我不叫人打断你的腿！”

借着屋内投射出的亮光，若林见这人身穿绸缎衣裳，身边还放了锦盒，想必是个有钱人。

惠若林先把施笙扶起，问那胖子道：“请问屋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何方才有人大哭？”

那胖子本不想答理，许是站得太久，百无聊赖，便回了一句，“还能有什么事？死人了呗。”

“原来你家在办丧事……”

施笙刚一插嘴，立刻被胖子啐了一句，“呸！你家才办丧事呢！我是来找周忘杨的。”

惠若林本想借机问路，忽见大门敞开，一个十来岁的小童从房内走了出来。

胖子一见此景，立即来了精神，兴奋道：“出来了！周先生出来了！”

若林与施笙面面相觑。

莫非那人苦苦等待的就是这个孩童？

不等两人多加思量，那小童已自行否定了他们的猜测，他说道：“徐掌柜，周先生说了，他不想接你这笔生意。你若还总撞鬼，就自己多去行善积德，烧烧香吧。”

徐老板一听这话，立马捧上锦盒，“周先生是嫌定金不够？没关系，他只要肯开价，我就肯付！就连这家穷人死了亲人，他都肯出面相助，为何对我见死不救？”

小童不理他，自顾自要回房。

那胖子便上前拉住他，又哭又喊，如同家中死了人的是他。



此时，房外的吵闹又引来屋里的一个人，那人看似年过弱冠，眉目生得十分俊逸，身型偏瘦，中等个子，一双眼睛极其漂亮，眼线上勾，恰是俗称的丹凤美目。

“周先生！”徐老板跑到来者面前，急道，“求您想法子撤了我的阴阳眼吧，终日看到些鬼魅在眼前晃，日子没法过啊！”

“你的阴阳眼不该由我治。”那周郎手指纤长，他指指前方一个药铺，“明早等人家开市后，你去买些巴豆，服上三天，自然眼清目明。”

徐老板疑是周郎损他，为了请动他，自己三番五次相邀却连连碰壁，硬着头皮又求了一阵，他却仍不为所动，竟还伸了个懒腰。

不得已，徐老板只得讪讪离去，临走前低骂一句：“哼！真是给脸不要脸！”

徐老板骂完离开，周郎发现还有两人愣在跟前，打量了他们一眼，道：“看二位风尘仆仆，不是本地人吧？”

这周郎言谈举止虽冷淡，却又透出一股傲骨气息，施笙对他印象不坏，先行道：“在下施笙，刚来洛阳。刚才那人像专程来等公子，不知能否问问是何事？”

“敝姓周，双名叫忘杨。”风目一转，周忘杨道，“我略通推理之术，但之前那位却误以为我可怪力乱神，要我帮他不再撞鬼。”

惠若林对别的不感兴趣，一听周忘杨说他懂得推理，便问：“刚走到这里时，我总觉得背后有东西跟着，时近时远。回头望时，发现地上却只有自己的脚印，周先生能不能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周忘杨看了看惠若林，目光波澜不惊，随后低首，轻声吩咐小童。

他一说完，那孩子便朝街角跑去，半道上就开始低头细瞅，不久又跑了回来，“先生，真是你说的那样！”

唇边漾起一抹淡笑，周忘杨气定神闲地问：“想必两位是读书人吧？”

不等对方回答，他又道：“寒窗十载，残灯苦读，难免伤了眼睛。你们眼神不好，那雪地上除了人的脚印，还有梅花状的印记。”

“梅花状印记？”惠、施两人均是大吃一惊。

“你们远道而来，如是探访亲人，必会带些礼品。洛阳四面不临海，怕是



你们中的谁携带的鱼干引来了野猫。”

“对，对！我包袱里是有一捆鱼干，准备送给何夫人的。若林说她最爱吃海鱼……”

施笙一乐，话就多了起来，不过他所言的内容却让周忘杨微微皱眉。

“你说的何夫人可是洛阳何府，何福松的夫人惠蕾？”

“正是。”施笙说着，推了惠若林一把，向周忘杨介绍，“别看我们模样寒酸，何夫人可是他的亲姐姐呢。”

“原来如此……”周忘杨轻道，语气意味深长。

惠若林见他像是知道何府，忙问：“周先生可知从这儿该怎么去何府？这地方巷子太多，我们又是初到，实在摸不清方向。”

“往东不远有间客栈，二位今晚先在那里休息。明日一早，我会亲自带你们去何府。”

周忘杨说完，见两人一脸尴尬，猜出他们囊中羞涩，又让小童点了些钱递去。

若林、施笙连连道谢。

周忘杨一笑了之，想起半夜有人前来找他，说是家人暴毙，衙差看后说是得病而死，亲属信不过，非要请他过去再作定断。

最终得出结论，人确实是害了重病，回天乏术。

想自己并非佞作，也非捕快，却常要应邀调查这些事，全因自己在洛阳已是家喻户晓。

给了盘缠，交代了明日见面的时辰，周忘杨带着小童离开，还没走出几步，又听后方有人唤他，回头看去，是那叫做若林的青年。

若林向周忘杨微微颌首，以示礼貌，“周先生古道热肠，连素不相识的人都愿慷慨解囊，为何那姓徐的老板说自己双目不净，你却不肯帮他？”

周忘杨闻言一笑，云淡风轻，“我已告诉他解除的方法，就是去药铺买些巴豆，服下即可。”

那徐老板富得冒油，身形大腹便便，脸却浮肿、干黄。想他为人抠门，常在工钱上压榨工人。上个月还有人在做工时，突然跌倒，活活累死，他却连丧葬费也拒出。



底下工人个个义愤填膺，必定是谁忍无可忍，在他茶饭中下了迷惑心志的药物，导致他成天精神恍惚，捕风捉影，看见一件晾晒的长袍，也能当成鬼怪吓个半死。不过这些周忘杨都没去解释，他说完转身便走，背影秀颀，如同画中之人。

翌日一早，周忘杨与小童赶到客栈，并带来两身体面的长袍让若林和施笙换上。

“今日是何家大小姐十岁的诞辰，你们可有准备贺礼？”

听周忘杨问，若林一愣。

自姐姐惠蕾嫁人以来，他们便天各一方，再没碰面，哪会知道外甥女的诞辰？

“纸笔我已带来。你们谁更擅长书法，就写幅‘寿’字吧。”

周忘杨一挥手，小童立刻把卷轴铺到案上，开始磨墨。

若林心中感激他想得周到，谢过之后，走到桌前，挥毫泼墨，迅速勾出一个“寿”字。

诸事准备妥当，周忘杨带了人直接去往何府。

洛阳何家经营的是铸炼宝鼎、出售古董的生意，交往之人非富即贵。仅站在门外看那阔气匾额、威严石狮，便可猜想到府邸内的大气华丽。

此时，何府门前正热闹非凡，一名年轻少妇与一个后生正忙着招呼宾客。

施笙问若林道：“你看，那女子是不是你姐姐？”

虽已十多年没见，但惠蕾的模样若林还是没忘，他摇头道：“不是她。”

周忘杨走在前头，听到身后两人的对话，插了一句，“算起来那人当是你的小姑子，何府的二小姐何福燕。”

三人上了台阶，走至门口。

年轻后生认出了周忘杨，欣喜道：“您莫非是雪月楼的乐师周忘杨？”

“正是在下。”周忘杨表明了身份，便请那后生代为通报，就说何夫人的弟弟远道而来，已在门前等候。

那后生看若林眉目生得与夫人确有几分神似，正要赶去请人，却被何福



燕拦下。

“急什么？大嫂何时叫来个穷亲戚，我怎不知道？”

何福燕冷冷一问，问得若林一阵心凉，见施笙想要理论，忙拉住了他。

“究竟是不是亲戚，二小姐何不请夫人出来看看？我也是昨夜碰巧遇上他们，真要是有人冒名顶替，直接扭送衙门便是。”

周忘杨彬彬有礼，何福燕却像有一百个不愿意，打量了若林几番才吩咐那后生，“阿跃，去把夫人找来。”

末了，还外带一句牢骚，“真是什么人有什么亲戚。”

看到若林有些落寞，周忘杨的小童挤到他身边，古灵精怪地招招手，待若林弯下腰，他便在他耳边低道：“何福燕是洛阳城出了名的老姑娘，二十七了还嫁不出去，你别和她一般见识。”

若林暗笑小童人小鬼大，也不知那刻薄的口舌是不是周忘杨教出来的。

耳畔，小童像又说了什么，他却已无心再听，目光全锁在了一名向他走来的妇人身上。

缤繁头饰、绸衣缎服掩盖不了岁月的痕迹，姐姐已不再是记忆中的双十妙女。

此刻，惠蕾在丫头的陪伴下到了门前。何福燕头一个扯开嗓子，说：“大嫂，这人说是你弟弟，怎也没听你提起老家有亲戚要来……”

惠蕾没理何福燕，自顾自盯着若林，许久才道：“没想到你这样记仇，姐姐当年说了一句气话，真就隔了十多年才与你相见。”

仅听这一句话，若林就觉眼眶酸涩，他低下头，“书塾已经解散，若林无能，没法养活自己。”

孩提时做事总是有欠考虑。

若林想起父母早逝，惠蕾一旦出嫁，家中便只剩下他一人。当天，迎亲队伍已至村口，他竟盗走家中所有积蓄，交予书塾先生，说姐姐不管他了，他要住在先生家潜心学习。

吉时已至，惠蕾却披着吉服四处寻找弟弟。当得知若林躲在先生家后，她头一次如此气急败坏，跑去抓了便打。

“你要是嫌弃我这个姐姐，今天不跟我一块儿走，就这辈子也别来

找我!”

这是惠蕾出嫁前，留给惠若林的最后一句话。

而后的岁月，因为那份共同的倔犟，惠蕾不曾回乡看过，一年半载才来一封家信，若林也真就乐得耳根清净，苦读了十几载，直至先生过世，书塾解散。

现如今，他虽不至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但也逃不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命运。若林没有一技之长，在家乡靠帮人写信为生，若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也不会厚颜来投靠姐姐。

不过，惠蕾应该还没原谅他吧，要不然，自己上路前寄来的信，她也不会不回。

眼下，亲人重逢，若林向惠蕾介绍了同来的好友施笙后，不忘提及周忘杨，他道：“姐姐，周先生与我萍水相逢，却为人慷慨，若不是他，昨夜我和小笙还得在路上挨冻。”

惠蕾看向周忘杨，道：“今日是小女喜儿的生辰，先生不妨留下喝杯酒。”

早已料到会被邀请，周忘杨随即让小童递上一个木匣，道：“区区贺礼，就当是给喜儿小姐用来玩耍。”

惠蕾打开木匣，里面装了一把精致的长命锁。正逢仆人领着何喜儿向这儿走来，她便唤道：“彭跃，把小姐带来谢过周先生。”

唤作彭跃的后生搀着十岁的何喜儿走来。到了众人跟前，他蹲下身，对何喜儿指指若林与周忘杨，道：“小姐，那是舅爷和周先生，快叫人。”

何喜儿生得并不可爱，两眼隔得太开，叫人想起那神话里的角色“眉间尺”来。她努了努嘴，却不肯开口。

惠蕾催道：“怎么不叫人？娘是怎么教你的？”

这不催还好，一催反倒把何喜儿催得哭了起来，小嘴一歪，涕泪一把，愈发难看。

“啊呀！我这头最经不得听这孩子闹！”何福燕一抚太阳穴，又唤彭跃，“你倒是快哄哄小姐啊，她不就听你的话吗？”

彭跃拍拍何喜儿的背，轻道：“乖了，不哭不哭，阿跃陪小姐玩。”

何喜儿倒也听彭跃的话，趴在他肩头上一颤一颤，渐渐平息了哭泣。

周忘杨、若林一行被弄得啼笑皆非，施笙想起带来的鱼干，递给惠蕾，当是见面礼。

收到那袋鱼干，惠蕾有些意外，笑道：“这家乡的特产我嫁来洛阳后就没再吃过了，今天一定要加道菜。”说罢，她又吩咐丫头收好鱼干，带若林和施笙去客房安放行囊。周忘杨主仆则由彭跃领进前厅品茶。

若林与施笙跟着那丫头穿过长廊，何府的早晨鸟语花香，很是宁静，廊外的假山、湖泊皆被笼罩在一层清雾中。

那丫头回头说道：“两位从夫人的家乡赶来，一路辛苦了，我是夫人的贴身丫头，往后叫我玉珠好了。”

她正说着，忽见另一名丫头手持行囊，慌慌张张地从房里跑出，连忙上前拦下，“一大早的，你提了东西要去哪里？”

那丫头也不避讳，急道：“玉珠姐，你就当没看见我，让我走吧。这几年来，我们睡过安稳觉吗？这何府除了人住，还有鬼住！”

“住口！”玉珠一跺脚，“夫人的弟弟刚到，你别吓唬客人。昨儿夜里，我见你收拾行李就觉得不对劲儿，一定是嫌天冷夜路不好走，才选在白天出逃。”

“我也想过不走，可昨夜我打水洗脸时，又听到铜铃声。那是彭翎戴过的东西，他都死了十年了！”

“别说了！给我回房去，再想逃，休怪我告诉彭管家！”

玉珠把那丫头推回房里，关上门，转而向若林、施笙解释道：“这丫头和我住一间房，时常疑神疑鬼，她说的话，两位可别往心里去。”

若林与施笙对望一眼，都觉奇怪，却又不便多问。

玉珠岔开话题，“舅爷怎会认识周郎？”

没等若林回答，施笙抢先问：“周忘杨到底是什么人？怎么好像大家一个个都认得他？”

玉珠笑道：“施公子初来洛阳，有所不知。这位周先生，我有幸在街上见过一次，正逢有人请他去府上捉鬼，他说他只管凶案，世间哪来什么鬼神，



鬼自由心生罢了。”

“管凶案？这么说来，周忘杨是衙门的人？”若林问。

“不，周郎这儿与别人不一样。”玉珠说着，指指自己的脑袋，“据说他睿智过人，推理之术无人能及，衙门破不了的悬案，只要请他来，没有解决不了的。不过听说，周忘杨为人散淡，像是闲云野鹤，不愿附庸在谁之下，乐师才是他的谋生行当。”

他们边说边走，到了厢房。玉珠帮二人分别收拾了两间房，又忙着去厨房拎水沏茶。

若林走到房外，恰巧碰见施笙也站在廊上，听他感慨道：“你姐夫的生意做得确实大，这么个府邸，就是修也得修上一年半载！”

若林一笑，放眼观望廊外的景色，指向远处的一口水井，道：“你看，那小丫头提桶水整个人都趴到井沿上，失足跌下去可不得了。”

施笙听了，忙问：“在哪儿？”

“不就在……”话未完，若林却突然放下手，面带紧张道，“她刚望了我一眼，手没拉稳，掉下去了！”说罢，他立即叫上施笙，飞快向水井跑去。

两人到了井边，伸头一望，井下一片寂静，一丁点儿水声都没有。

施笙猜疑道：“我说，你会不会看走眼了？”

眼神再不好也不至于漏看一个人。若林不甘心，冲井口喊了两声，仍没见回应，可他明明看到一个女孩落井，她望自己的那一眼，仔细想来，竟是面含微笑。

后方，玉珠提了热水来唤。施笙劝若林道：“走吧，准是你眼花。”

真要是有人落井，必定拼死挣扎，可眼前的水井毫无动静，若林虽感疑惑，却又说服不了施笙，只得跟着回去。

何喜儿的生日宴设在夜间，白天却已宾客满堂。洛阳城内将近半数的名流都冲着与何福松的交情，赶来为他女儿庆生。

中午时分，施笙跑来若林房里，两人一同吃过午饭。

若林知道惠蕾忙碌，不敢叨扰，本想去找周忘杨，忽听门外传来一声咳嗽，又见玉珠低首靠到门边，恭敬地唤了一声：“老爷。”他心想定是姐夫何

福松来了，便催促施笙一同起身去迎接。

何福松年过半百，比惠蕾大上十多岁，与大多富商一样，他的体态也微微发福，气度却还不错，一进房便盯着两个青年左右打量，一下子就认出了哪个是自己的小舅子。

“像！你长得和你姐姐真是像！”何福松拽着若林的手，热情十分，“我和她成亲都十几年了，内弟怎么现在才来洛阳？”

“舅爷这就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要是混得好，谁稀罕咱们这儿啊！”

何福松身后跟着何福燕，若林虽只与她见过两面，却已看出此女个性尖酸，也不知这些年来，惠蕾有没有受她的气。

正愁不知如何接话时，门外又走进一个干瘦的老头，对何福燕道：“二小姐，阿跃替您请的裁缝已到了府上，您何时过去量身？”

“哦？这么快就来了！还是阿跃办事利索，我那房里啊，连个聪明的丫头都没有。这不，好的都给大嫂挑去了。”何福燕瞅瞅玉珠，又向何福松发了几句牢骚，这才离开。

“我这妹妹直肠子，说话带刺儿，内弟可别见怪。”何福松笑道，“你们姐弟都这脾气，有事就爱自己扛着。家中困难，早来洛阳就是了，我这就吩咐人到店里走一趟，安排两个差使。”

若林看姐夫为人实在，连忙和施笙一起谢过。

何福松摆摆手，介绍起门边的老头，“这是何府的管家，彭德海。今后内弟有何需要，知会他一声便是。”

彭德海手如藤蔓，脸上皱纹亦像干涸的土地，他两眼浑浊却聚光，盯着若林一阵发憷。

见过了小舅子，何福松便失陪，前去应酬宾客。

彭德海留下，对若林道：“我与两名犬子已在何府服侍多年，舅爷若有吩咐，尽管开口。”

他的声音沙哑苍老，若林一怔，片刻才道：“那就劳烦管家了。你刚说你的两个儿子都在何府做工，若我没猜错，彭跃便是其中之一吧？”

彭德海道：“舅爷说的正是，阿跃是老二。老大彭翎十年前偷了府上几千两银票，老爷宅心仁厚，没去报官，他却自己想不开，在井棚上悬梁自